

HENRYK SIENKIEWICZ

2

Henryk Sienkiewicz

显克维奇选集



YZLI0890112674

人民文学出版社

HENRYK SIENKIEWICZ



火与剑 上



译

显克维奇选集

〔波兰〕



YZLI0890112674

人民文学出版社

前 言

《火与剑》是波兰亨利克·显克维奇的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是一部规模宏伟、气势磅礴、壮丽非凡的作品。书中艺术地概括了乌克兰贵族赫麦尔尼茨基勾结克里木汗国，发动哥萨克暴乱的来龙去脉，并用曲笔反映沙皇俄国肢解波兰，并吞当时为波兰共和国领土组成部分的乌克兰这一历史事件。作家以澎湃的激情，逼真生动地塑造了一批“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波兰民族英豪的形象，把他们的忠肝义胆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写得惊天地而泣鬼神，给后世留下了一部英雄史诗，一曲爱国颂歌。这部小说于1884年在华沙出版，随之显克维奇又相继出版了反映波兰抗击瑞典和土耳其入侵的《洪流》(1886)和《伏沃迪约夫斯基先生》(1888)。这三部鸿篇巨制都以17世纪历史为题材，由于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前后连贯，爱国主题一脉相通，故被称为显克维奇的三部曲。三部曲的问世，与作家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创作思想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亨·显克维奇生活在波兰国家沦亡、民族解放斗争处于低潮的时期，这也正是他致力于历史小说创作，弘扬波兰民族精神的契机。波兰自1795年被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第三次瓜分后就不再作为一个统一、独立的国家而存在。19世纪上半叶，波兰曾有过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斗争，然而在1863年爆发的反抗沙俄统治的“一月起义”失败后，处在俄占区的波兰社会上层人物对沙俄占领者采取妥协苟安的态度，另一些人则另寻救国途径。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华沙活跃着一批称为实证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一些颇有影响的作家。他们认为，要使波兰复兴再也不能采取武装起义和暴力

革命的方式,而只能通过社会改革来逐步实现。他们提倡发展工商业,促进经济增长,也就是走“实业救国”的道路。然而当时的华沙只不过是沙俄帝国的一个“边区”的首府,沙俄占领者所推行的民族压迫和经济掠夺政策,达到了波兰自18世纪末被瓜分以来最为严重的程度。显克维奇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登上文坛的。

这位一代文宗于1846年5月5日出生在波兰俄占区的卢布林省伍科夫斯基县。他的家庭虽然是个没落的贵族之家,却具有很深的爱国主义思想传统。1858年他离开故乡到华沙上中学。三年后他父亲经营的庄园破产,举家迁居华沙,靠过去的积蓄维持生计,处境窘迫。1866至1871年间显克维奇在华沙中央大学学习,攻读过法律、医学,后转到该校波兰语言文学-历史系,一边读书,一边给人当家庭教师,过的是半工半读的清贫日子。1872年他出版了第一部中篇小说《徒劳》,接着他的中篇小说集《沃尔希瓦皮包里的幽默故事》及《来自大自然和生活》相继问世。初出茅庐的作家对波兰现实社会问题的看法和华沙实证主义者的观点一致,他作品中的主人公也多是实证主义改革纲领的实践者。1876年他作为《波兰报》的记者赴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采访,身居异域,有了比较,使他更加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沦亡的祖国是处于何等的水深火热之中。在国外期间,他写作了许多揭露波兰社会黑暗、反映国内人民的苦难和流落国外的波兰人的惨境的优秀中、短篇小说,如《炭笔素描》、《为了面包》、《音乐迷杨科》、《灯塔看守》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这些作品带有鲜明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特色,充分体现了作家在创作思想上的转变和在艺术表现力上的飞跃。

1879年11月显克维奇回到了华沙。他看到的是,华沙实证主义者鼓吹的救国纲领已经像肥皂泡似地破灭了,波兰的社会难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有增无减,波兰民族正在绝望中沉沦。他认为,生活在列强黑暗统治下的波兰人,想看的不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比现实更为浓稠的黑暗,而是需要从黑暗中看到一线光明;文学中描绘的世界不应是“渺小的”、“平庸的”、“病态和垂死的”,而应是“伟大的”、

“高尚的”、“健康和不朽的”。基于这种美学观点,他决心奋力跳出阴暗的、死水无波的、令人悲伤的现实,去寻找民族生活中的光点,给麻木的心灵以强烈的震撼,给绝望的人们以希望和力量。波兰民族历经磨难,历史上“发生过伟大的事件,出现过伟大的人物,那里有过令人振奋的东西:伟大的性格、伟大的罪恶和伟大的牺牲。”^①他要以史为鉴,昭告世人,波兰民族是不可战胜的;国家沦亡只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插曲,一旦人民奋起,必能争得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必能重振雄风,再造辉煌。他要以铜琶铁板和盘空硬语唱出波兰民族的最强音。继三部曲之后,他又写出了反映波兰抗击十字军骑士团入侵伟大斗争的《十字军骑士》(1900)。在他卷帙浩繁的长篇历史小说中,还应提到的一部杰作就是描写罗马暴君尼禄覆灭的鸿篇巨制《你往何处去》(1896),1905年显克维奇正是因这部作品而登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

《火与剑》中涉及波兰、乌克兰、立陶宛、俄罗斯和克里木汗国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

波兰、乌克兰和俄罗斯源于一个共同的祖先古斯拉夫人。后来古斯拉夫人分为东、西、南三支。12世纪初,在东北罗斯的平原上,在伏尔加河和奥卡河之间,形成了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1147年这个公国的王公尤里在莫斯科河沿岸建立了一座城堡——莫斯科,这便是俄国的发祥地。但自13世纪上半叶起,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便分裂成了许多小公国,分别为鞑靼蒙古人所统治。

早在10世纪中叶,西斯拉夫人中的一支——波兰人就统一了维斯瓦河流域,建立了独立的波兰国家。公元966年,波兰的统治者梅什科一世按拉丁仪式接受了基督教,即后来的天主教。从10世纪到12世纪,先后有三位大公加冕为国王,波兰国家因此称波兰王国。13世纪时鞑靼蒙古人虽然曾三次入侵波兰,但始终未能确立在波兰

① 引自阿丽娜·诺菲尔《亨利克·显克维奇》,华沙,普及知识出版社,1859年,第169页。

的统治,倒是被波兰人“赶回东方,赶过第聂伯河去了^①”。

鞑靼的名称源于蒙古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塔塔儿部。12世纪时,蒙古草原上出现了许多部落,至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各部,建立了蒙古国。鞑靼蒙古人先后进行了两次西征。第二次西征时,于1242年在伏尔加河下游草原地带建立了金帐汗国,但它遇到了一个厉害的对手,那就是立陶宛。

立陶宛位于波罗的海东南岸,12世纪以后就不断向罗斯地区扩张。领土除立陶宛本部外,还包括西南罗斯,即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立陶宛对罗斯的扩张是用和平的、联姻的方式来实现的,使西南罗斯避免了像东北罗斯那样遭受鞑靼蒙古人的蹂躏。波兰这时也从金帐汗国的统治下解放了加利奇、沃伦和利沃夫等城市。1386年波兰和立陶宛为了抵御他们共同劲敌十字军骑士团和鞑靼蒙古人的侵略,实现了王朝联合。

莫斯科公国的崛起始于14世纪上半叶的伊凡·卡里达统治时期。但它当时还向金帐汗国纳贡称臣,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直到1480年伊凡三世统治时期才结束了延续近两个半世纪的鞑靼人的统治。这时金帐汗国也由于内部矛盾,分裂成了克里木汗国、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诺盖汗国、大帐汗国等几个汗国。其中克里木汗国是鞑靼汗国中最强大的一个。16世纪土耳其帝国进入鼎盛时期,克里木汗国成为土耳其苏丹的附庸。

1547年伊凡四世正式加冕为俄国第一位沙皇。16世纪中叶沙俄征服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和诺盖汗国。1563年伊凡四世亲率俄军进攻立陶宛。面对咄咄逼人的沙俄扩张势头,波兰和立陶宛于1569年签订《卢布林条约》,正式合并为一个国家,称波兰共和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成为波兰领土的组成部分。波兰共和国领土面积在当时仅次于俄国,居欧洲第二位,是一个包括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的多民族贵族共和国。

^① 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80页。

1569年后,波兰贵族蜂拥来到乌克兰圈田划地,建立劳役制庄园经济,造成大批乌克兰农民丧失土地沦为农奴。茹凯夫斯基、波托茨基、扎莫伊斯基和科涅茨波尔斯基等豪门家族都成了在乌克兰拥有大地产的封建领主。与此同时,乌克兰王公贵族也纷纷皈依波兰国教——天主教。他们学习波兰语,穿波兰服装,构成了波兰化的乌克兰上层集团。他们同样都是拥有大地产的封建领主,与波兰豪门贵族享有同等的政治地位和特权,如维希涅维茨基家族就拥有农奴四万户,而扎斯瓦夫斯基家族则位列乌克兰首富。乌克兰为当时作为欧洲粮仓的波兰贵族共和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出口粮食,然而生活在那里的受封建领主剥削和压迫的农奴,却备受苦难,成为一个一点就爆的火药桶。

乌克兰的另一个敏感的问题,就是哥萨克问题。哥萨克分布在第聂伯河下游和顿河流域。第聂伯河哥萨克称为乌克兰哥萨克,出现于15世纪末。最初是乌克兰农民为了逃避农奴制的压迫,来到第聂伯河下游无人管理的草原地区从事渔猎、垦荒和各种小手工业生产,到16世纪40年代,他们在第聂伯河下游石槛瀑布区(乌克兰语叫扎波罗热)的岛屿上建立了一个防御鞑靼人袭击的设防营地——谢契(意为鹿寨),因此他们又称扎波罗热哥萨克。他们经常从陆地或海上出击土耳其和克里木汗国的边境城市,夺取财物,养成了强悍的性格,勇敢善战。波兰政府将他们编入波兰军队,用来守卫南部边疆和对外作战。赫麦尔尼茨基就曾多次参加共和国同土耳其的战争,曾被俘并被囚于伊斯坦布尔长达两年之久。共和国政府把一部分富有的哥萨克登记入册,称为“在册哥萨克”,发给他们优厚的薪饷,授予他们军职,允许他们享有贵族特权。国王向他们颁发的享受特权的证书称为“特权约书”。中央政府由于财政拮据,往往限制在册哥萨克的人数,而且常常拖欠他们的薪饷,引起哥萨克上层人士和群众的不满,武装暴动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国王为防止乌克兰出现领主豪强割据的局面,又不得不依仗哥萨克的力量去遏抑乌克兰地区的贵族领主,有时甚至纵容哥萨克去跟豪门武装作战,以致后来哥

萨克的势力逐渐壮大到足以动摇共和国的根基的地步。

1648年终于揭开了波兰历史悲剧的第一幕,就是在这一年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哥萨克暴动,并且迅速发展成有广大农奴和城市贫民(即所谓的“贱民”阶层)及其他职业、阶层的人参加的、遍及乌克兰全境的战争。显克维奇在《火与剑》中,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出来的正是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哥萨克战争”。

《火与剑》以历史为依据,重要情节和主要人物多有出处,并非凭空虚构,然而又不拘泥于史实,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作家有自己的理解,褒贬出自艺术创作和时代的需要,得失且任人评说。因而小说中反映的冲突更为集中,人物更为典型。小说中所展示的历史事件虽然盘根错节,千端万绪,但它的故事却是围绕着两条主要线索展开,有条不紊。一条是波兰贵族共和国同哥萨克-鞑靼联军的斗争,一条是斯克热图斯基和他的战友为争夺、援救海伦娜与博洪的斗争。铁马金戈交织着柔情蜜意,把一场事关国家存亡的决战写得波澜壮阔,把一对情侣的悲欢离合写得荡气回肠。围绕这两条主线派生出许多支线,每条线索都脉络分明。甚至一个小小的插曲都与主线互为因果,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各条线索的组接错落有致,情节环环相扣,跌宕起伏,形成了一个严谨的整体结构。作家几乎调动了一切艺术手段,淋漓尽致地再现了波兰17世纪中叶的社会面貌,描绘出一幅雨骤风狂的战乱年代的全景式的历史画卷。

在《火与剑》中,显克维奇用浓墨重彩精心刻画的是处于斗争双方两个最有影响的历史人物,赫麦尔尼茨基和维希涅维茨基。通过这两个人物的戎马生涯,通过对他们所接触的社会环境的渲染,用烘托对比的手法,塑造了两个邪正对立、性格迥异的艺术形象。他俩一个是奸诈不羁、倔强狂妄、野心勃勃、仇内媚外的混世魔王,一个是义薄云天、刚毅疾恶、忍辱负重、气吞山河的爱国王公。

显克维奇笔下的赫麦尔尼茨基和历史上的赫麦尔尼茨基原型基本一致。正如历史中记载的那样,他原本是扎波罗热哥萨克部队的一名文书,也是苏博图夫的贵族领主。他熟谙韬略,勇敢机智,使

“整个哥萨克对他都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在策佐拉跟土耳其作战时,曾高举共和国的旗帜冲锋陷阵,可过后不久,又把这面旗帜踩在脚下。他是个睚眦必报的复仇主义者,却又有副感恩报德的侠义心肠。他目光敏锐,深知共和国蕴藏的力量和扩大叛乱必无好报,却又不惜把自己的家园变成尸山血海。他是个天生的帅才,优秀的组织家,驾驭群众情绪的大师。他本该成为共和国的一名杰出统帅,却成了共和国的灾星。他反叛的起因,是跟别人争夺一个女子,可事实远非“冲冠一怒为红颜”,而是为了实现自己割据称王的野心。为达此目的,他设计从哥萨克老团队长巴拉巴什家里骗走了特权约书和王密令哥萨克钳制豪门的文件,溜到谢契去煽动扎波罗热哥萨克造反。随即他又赶到克里木去与汗国勾结,引来鞑靼部队,向共和国开战,使这场战争从发动之日起便具备既是内战又是“外战”的性质。他高喊吊民伐罪的口号,扬言要为受压迫、受欺凌的人们伸张正义,鼓动农奴和其他社会下层民众追随他造反,可他打心眼儿里蔑视这些为他打天下的人,纵容鞑靼侵略军掳掠他们的妻子儿女,焚烧他们的村舍,抢走他们的牛群;打仗时让他们打头阵,当炮灰。他口口声声“只反王公贵族,不反国王”,诱骗共和国政府跟他议和,向他让步,可签订议和条约的墨迹未干,他又再度兴兵造反,再次联合克里木汗国部队跟共和国大动干戈。他在黄水河、科尔松把波兰王军打得落花流水,在皮瓦夫策使王军将领望风披靡,可在别列斯捷奇科却让鞑靼兵“将他绑了,捆在他的坐骑上,把他劫持而去”。最后他终“被自己的民众所唾弃,不得不到外邦寻求庇护”。1654年1月,他跟沙俄派遣的使团在佩列亚斯拉夫签订协定,使乌克兰成为沙俄的藩属,导致俄军大举入侵立陶宛和乌克兰,开始了长达13年的波俄战争,并让沙俄夺走了第聂伯河左岸大片土地,基辅和扎波罗热也都并入了沙俄的版图。小说在尾声中用“瘟疫”二字统括这一残酷史实,而赫麦尔尼茨基正是这个历史事件的始作俑者。

作品中的耶雷梅·维希涅维茨基王公是个理想化的人物,他不仅与历史上的原型有出入,就是与波兰人从前辈的作品或回忆录中

了解到的耶雷梅的形象也颇有差异。但作家所突出的维希涅维茨基同赫麦尔尼茨基做了坚决的、毫不退让和妥协的斗争这一点,则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在《火与剑》中,耶雷梅身上几乎集中了作为一个杰出将帅所能有的多种优秀品质,可以认为这既是阐扬小说爱国主题的需要,也是作家所处时代的需要。与赫麦尔尼茨基对垒的维希涅维茨基如果不能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就达不到邪不压正的艺术效果,从而也就达不到小说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目的;生活在沙俄占领者统治下的波兰人民,需要像耶雷梅这样的铮铮铁骨和浩浩雄风,苦难的时代召唤能支起民族大厦的硬脊梁。因此作家在作品中把维希涅维茨基作为一个理想化的人物来描写是有其道理的,何况历史人物的艺术再现本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历史原型的全盘照搬。

显克维奇笔下的维希涅维茨基是个有血有肉的成功艺术形象。他文经武略,智勇双全。平素他是风流儒雅的王公,战时他是雷厉风行的统帅;对百姓他是真正的恩主,对敌人他是可怕的猛狮。和平时期,举国上下文恬武嬉,他却居安思危,带领自己的队伍进行艰苦拉练,常备不懈。他是个经邦济世的卓荦俊伟之才,作家把这个人物从外表到精神都刻画得光彩照人。虽然在作品问世之初,波兰评论界对这个人物有过争议,可广大读者却欣然接受,大加赞佩,当时许多农民都给自己的新生儿取名耶雷梅,即此可见一斑。

作为与赫麦尔尼茨基对立的形象,耶雷梅从军事才能到个人品质,处处压倒前者。这两个人物都有刚强的毅力,但一个表现在精神和心灵上,另一个则表现在拳头和嗓门儿上;他们两个都有雄心壮志,但一个是严肃的政治家,另一个则是不顾后果的政治狂人。赫麦尔尼茨基报复心重,受不得一点委屈;耶雷梅却是胸怀开阔,不计前嫌,他虽然长期受到压制、排斥,却在决定共和国命运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挑起重担,坚守住通向共和国腹地的最后一道屏障,领导了艰苦卓绝的兹巴拉日保卫战;赫麦尔尼茨基统兵,靠的是对部下动辄进行粗暴的惩罚,耶雷梅统兵,靠的是严明的纪律,是对部下慈爱如父,关怀备至,能和士兵同甘共苦;赫麦尔尼茨基打仗,惯用的是人海

战术,靠的是兵多将广,耶雷梅打仗,擅长的是突出奇兵,靠的是智慧,是正确的战略战术,知己知彼,因而总能以少胜多;赫麦尔尼茨基待人接物一切以“我”为中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耶雷梅则是一切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善于团结人,特别是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这一点在兹巴拉日保卫战中通过波兰王军三位前统帅的转变表现得特别明显;赫麦尔尼茨基在遇到疑虑和精神痛苦的时候,总是喝得酩酊大醉,发狠骂人,耶雷梅处于同样状态时,采取的是冷静的思考,祈祷成了他的一种思考方式;赫麦尔尼茨基最后搞得众叛亲离,耶雷梅在官兵中却一直享有崇高的威望,身边总有一批忠诚的将领,愿为他出生入死。赫麦尔尼茨基和耶雷梅都是富有远见的人物,两个都看透共和国的种种积弊,然而一个却利用共和国内政腐败,弄兵潢池,里通外国,当上了叛军统领,另一个却“壮心欲填海,苦胆为忧天”,挽狂澜于既倒,支大厦于将倾,成为一个实现了自我完善、众望所归的卓越统帅。正是这些不同点,构成了两个丰满的艺术形象,两个形象都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因此都显得真实可信,发人深思。

《火与剑》是一幅色彩斑斓的人物画卷。作品中正反两方面的人物,除维希涅维茨基和赫麦尔尼茨基外,其他的一些人物也多塑造得形象突出,个性鲜明,栩栩如生,风韵情致跃然纸上,呼之欲出。斯克热图斯基和博洪,对绝色美人海伦娜都爱得如醉如痴,都很专一,但前者把祖国看得比爱情还重,后者则把爱情看得重于祖国,最终得到的结果也不相同。斯克热图斯基成了共和国的英雄,获得美满的婚姻,博洪则只能孤寂地蜷缩在“一座他从灰烬里重建起来的小村庄里”。显克维奇赋予斯克热图斯基诸多崇高的品德,超凡的聪明才智,出众的武功和坚毅勇敢、不避艰险的大无畏精神,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完美的共和国坚强卫士;对博洪也没有贬抑,把他塑造成一个受到哥萨克传扬、尊崇的瑕瑜互见的哥萨克头领。他虽莽撞、凶残,并参加了叛乱,但他对海伦娜的真诚的爱和尊重以及他的骑士风度都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尤其是赫麦尔尼茨基投靠沙俄后,他便与之决绝,说明他还真有点民族气节,值得称道。海伦娜不仅以其

天生丽质,更以其善良、勇敢、正直、对爱情忠贞不贰而在小说展示的如花美女丛中一枝独秀,光彩照人,充分体现了一代佳人从内心到外表的女性美。龙金和伏沃迪约夫斯基都是对祖国和战友忠心耿耿、品德高尚、武艺超群、英勇善战、从不居功自傲、甘愿舍己为人、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优秀骑士和军官,可他俩无论是外形还是性格都千差万别。龙金的突出特点是敦厚、善良、慷慨,伏沃迪约夫斯基的突出特点则是机敏而未失童趣。他俩一个擅长用剑,一个擅长使刀;一个主要靠非凡的膂力与勇猛取胜,另一个则主要靠技巧与快捷克敌。只要他俩在场,就给人以一种不知困难为何物的感觉。

扎格沃巴是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人物,他的性格发展也刻画得尤为生动。他刚出场时给人的印象不过是个好酒贪杯的饶舌老头,而且只要有人为他喝酒付款,无论是谁,他都与之打得火热。自从他第一次从罗兹沃吉救走了海伦娜,才看出这位老爵爷有一副怎样的侠肝义胆。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他的形象也越来越高大,越来越丰满。他对海伦娜慈爱如父,对战友情长谊深,愈是在险恶的情况下,愈能展示他舍己为人的英雄本色。他阅历丰富,机智过人,花花点子谁也没有他多,而且多才多艺,能弹会唱。他的武功和勇气都远不如前叙的几位英雄,临阵有时甚至表现得懦弱可笑,可真正遇到危险的时刻,却表现得冷静沉着,能够以智克敌、化险为夷。他能说会道,口若悬河,可他又爱吹牛、撒谎,爱无中生有地编造故事,吹嘘自己,他讲述的每件事都真真假假,添油加醋,说得天花乱坠,有时却又不能自圆其说,有时甚至颠倒黑白,或贪人之功为己功,或把自己本来做得不体面的事美化成英雄行为,令人听起来忍俊不禁。可这一切并非出自其品德上的缺陷,跟他的善良、正直结合起来,满可以把这一切视为戏谑。他生就一张尖酸刻薄、好挖苦人的“臭嘴”,却有一颗金子般的诚挚的心。他走到哪里哪里就热闹,他一开口就语惊四座;他是个活跃生活气氛的不可缺少的中心人物,整部小说由于他这个人物的存在而增色不少。斯克热图斯基的亲随仁江,虽然是个十六岁的少年,办事却很有智谋,而且非常认真,显得相当老练;他为

自己的主人不惜赴汤蹈火,为搭救海伦娜立了大功。他和扎格沃巴一样伶牙俐齿,一样喜欢卖弄,可他没有扎格沃巴那种把每件事都讲得绘声绘色、十分动听的本事,因此有时显得絮絮叨叨,不得要领,然而同样给作品平添了一种轻松的气氛。仁江也撒谎,但跟扎格沃巴撒谎不同。如果说扎格沃巴把撒谎当成一种乐趣的话,那么仁江撒谎则完全是出于斗争需要。虽说他有点贪财,可从不用撒谎的方式去讨主人的欢心和赏赐。他对博洪和博洪的人谎话连篇,对自己的主人和主人的朋友却一片赤诚。仁江在《火与剑》中是个着墨不太多的小人物,却也是个刻画得十分细致、逼真、生动的艺术形象。他和斯克热图斯基的关系正是作家理想中的主仆关系:主人忠于祖国,仆人忠于主人;主仆之间是朋友,是兄弟。

《火与剑》是写战争题材的小说,作家以其雄浑的笔力纵横驰骋,把一个个战斗场面写得飙发电举,震声骇影,而对每个战斗场面的具体描绘则又各不相同,千态万状,因此显得异彩纷呈,既像一组组巨幅油画,又像一个演示战争的大舞台,硝烟、烈火、雷霆、闪电、拼杀、搏斗、枪炮轰鸣,无不描绘得生动逼真,使人读来如置身其境。

显克维奇在《火与剑》中对赫麦尔尼茨基挑起的这场哥萨克战争所带来的深重灾难及其产生的惨痛后果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对鞑靼入侵者的贪婪残暴,进行了有力的挞伐,不仅为波兰爱国者的正义斗争提供了坚实的依据,也反映了作家炽热的爱国情怀。但另一方面这部作品又清晰地反映出了显克维奇的思想局限性。作家没有从阶级斗争、阶级压迫的观点来观察、分析当时乌克兰的社会问题。虽然书中也提到了波兰共和国政治腐败、贵族专横、豪门大地产遍及乌克兰、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然而从总的看,显得缺乏应有的深度,特别是对于大贵族领主对农奴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缺乏深刻的揭露,这样也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农奴和社会下层群众参加暴动,为什么赫麦尔尼茨基能有那么大的煽动力,从而也就无法把赫麦尔尼茨基勾结外国侵略者的罪恶行径同广大农奴和社会下层群众反压迫、反剥削、求解放的斗争严格区别开来。农奴暴动,包括哥萨克下

层群众的暴动,有其深远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乃至宗教的背景,这场暴动应该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它恰好由赫麦尔尼茨基挑起并为赫麦尔尼茨基所利用,也正是这场历史悲剧的复杂性之所在。但显克维奇在反映这样一个大的社会动荡问题时,未能深入到它的实质中去,未能对这种必然性和复杂性阐释清楚,有些地方还对暴动群众的某些过火行为采取了自然主义的描写手法,这自然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深度,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当然,显克维奇毕竟是生活在一百多年前的作家,他的思想局限性不仅带有阶级的,也带有时代的特征,今天的读者能从更高的角度去看待当时的乌克兰社会问题,自然也不会过分苛求于前人。

总的说来,《火与剑》充分体现了显克维奇作为一位杰出的爱国作家和语言大师的艺术功力。这部作品以炽热的爱国情感、恢宏的气势、壮观的画面、活灵活现的人物,更以其巧妙的布局和层出不穷的悬念吸引读者,尤其是作家驾驭语言的能力,令人赞佩。他的语言华美、典雅、极具形象化、个性化,而又不失幽默和诙谐。他展示的画面绚烂多姿,变幻无穷,充满了动感。他以“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的气势给读者描绘出乌克兰大自然神奇的美,那芳草萋萋、繁花似锦的辽阔大草原,那波翻浪涌、怪石嶙峋的第聂伯河石槛瀑布,都令人心往神驰。无怪乎小说问世不久便有画家以其为题材竞相作画,或为之画插图。1902年根据显克维奇的小说创作的绘画和插图就在俄国进行了巡回展出。一百多年来,这部作品多次被改编成舞台剧和电影,被翻译成了世界上数十种文字。显克维奇成了在世界上拥有最多读者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作成果已经不止属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成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财富,他也不止属于一个时代,而是属于所有的时代。

这里奉献给读者的《火与剑》译本,是我国从波兰文原著译出的第一个中译本。

易丽君

1996年10月 北京

第 一 部

第一章

一六四七年很不寻常，这年天空和地上都出现过形形色色预示灾难和突发事件的先兆。

据当时编年史家们回忆，这年初春时节就有大群蝗虫从大荒原^①铺天盖地而来，把田里的青苗和牧场上的嫩草吞噬殆尽，这是鞑靼人入侵的征兆。夏天，先是天上发生日全食，不久又出现一颗硕大的彗星。华沙有人看到城市上方云层凝聚如坟，云层上堆起的十字赤红似火；于是人们纷纷厉行斋戒，施恩布德，因为有人说，瘟疫就要肆虐于全国，灭门绝户。年末又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暖冬，就连最年老的人也记不得有过类似的暖和天气。南方各省的水面竟然不曾结过冰，积雪见天融化，洪水漫出河床，淹没了堤岸。阴雨连绵不断。草原积水，变成了无边无际的水乡泽国，出太阳时又炽热异常。真是奇怪至极！在布拉茨拉夫省和大荒原，早在腊月中旬草场和田野上就已覆盖了一层新绿。蜂房里的蜂群开始躁动不安，嗡嗡叫个不停，牛栏里的牛也哞哞地叫。大自然似乎是时序混乱，季节颠倒；生活在罗斯^②地区的人们都惶惶然，瞪圆了眼睛注视着、等待着不寻常的事件，尤其是警惕着大荒原的方向，因为那儿比其他任何地区都更容易出现危险。

然而在大荒原并未发生什么特别的变故，既没有大规模的战争，也没有厮杀。至于那里长年不断的小争小斗，知道的也不过是那些

① 指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当时未开垦的大片草原地区。

② 指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地区，那一带古称小罗斯。